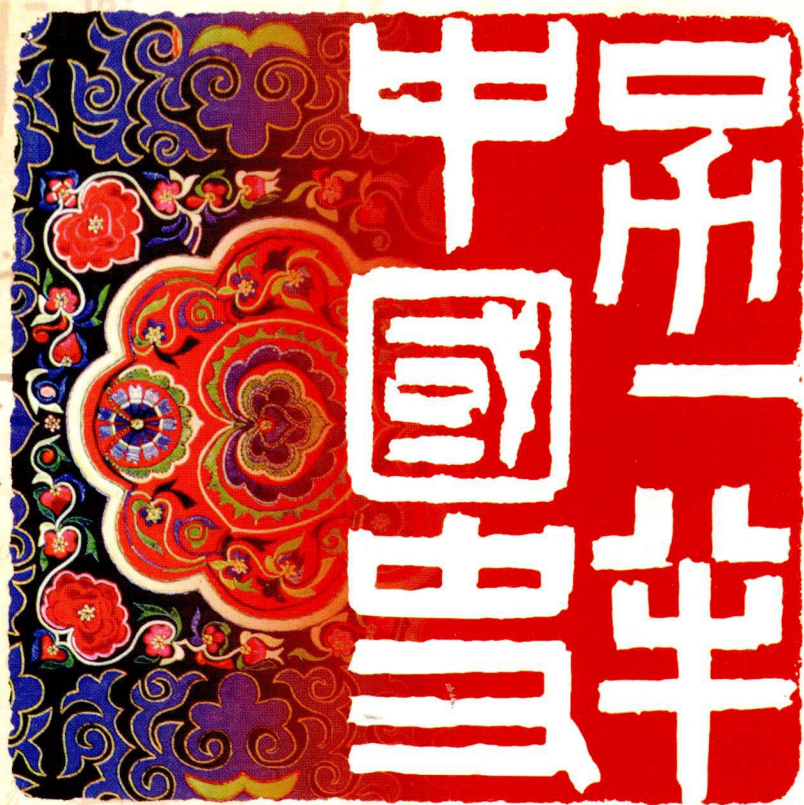


另一半中国史

【插图版】

高洪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另一半中国史

【插图版】

高洪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半中国史(插图版)/高洪雷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024-2

I. ①另… II. ①高…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历史—中国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2634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责任校对 陈莎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史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530千字

开本 680×1000毫米 1/16

印张 29.75 插页25

印数 1—10000

版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09024-2

定价 5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迄今被我们称作“中国史”的只能算是半个中国的历史，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大多是中原王朝的兴衰荣辱，各少数民族即便偶然被提起，也不过是因为与中原王朝的瓜葛而被迫匆匆地一笔带过。因此，在历史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专门讲述传统中国边缘地带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无异于和“正统”的历史学家们较劲，困难程度恰如让一名小学生端坐在书桌前读博大精深的《易经》。

对此，我并不后悔。

因为多年前就有一些年轻人问我：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邦为何消失了？譬如乌孙、月氏(ròu zhī)、楼兰。如日中天的草原帝国为何远去了？譬如匈奴、柔然、突厥。逐鹿中原的游牧部落是怎样被融合的？譬如鲜卑、羯(jiē)人、氐(dī)人、羌人。星光闪烁的南方诸侯是否还有后裔？譬如越国、夜郎、南诏、大理。

从此，我开始进入尘封的民族宫殿，仔细翻阅泛黄的古代典籍，艰难追寻游牧部落的神秘踪迹，着手创作这部40余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话。

它没有断代史的宏伟、编年史的缜密，也没有纪传体的灵动、逸事状的新奇，最多算是各个边关部落历史溪流中叮咚流淌的传奇故事，而且我告诉大家的其实都已经发生过并且被人们不止一次地叙述过。稍显不同的是，通过追踪求源，使模糊的民族渊源变得明晰；通过归纳整理，使残缺的民族记忆变得系统；通过剖析思辨，使单调乏味的历史事件变得生动。

如果你有兴趣读它，如今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来龙去脉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那就让我们穿越“秦时明月汉时关”，进入翱翔着雄鹰、奔驰着骏马、镶嵌着穹庐的茫茫大漠——中国第一个胡人的精神家园。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匈奴	1
为什么被称为“胡” / 万里长城 / 废长立幼 / 最强盛的匈奴 / 和亲的由来 / 汉将与“胭脂” / 苏武牧羊 / 李陵降胡 / 第一批汉奸 / 同室操戈 / 昭君出塞 / 南北匈奴 / 胡笳十八拍 / 第一个异族王朝 / 北汉与西晋、东晋 / 屠各匈奴的皇权 / 卢水胡北凉国 / 铁弗大夏 / 稽胡消失 / 亡命天涯 / 欧洲大乱 / “上帝之鞭” / 为情痴狂 / 草原帝国之死 / 匈牙利就是匈奴人吗	
第二章 乌桓与鲜卑	41
燕国长城的由来 / 东胡分两路 / 汉朝侦察兵 / 曹操北征乌桓 / 鲜卑南下 / 慕容鲜卑 / 虎父犬子 / 后燕奇闻 / 西燕夭折 / 音乐亡国 / 西秦断章 / 南凉版堂·吉诃德 / 拓跋建国 / 王者归来 / 佛教传入中国 / 太武帝灭佛 / 佛教复兴 / 孝文帝改革 / 北魏余年 / 两代半傀儡 / 佛教再遭劫难 / 21岁的太上皇 / 为隋朝让路 / 唐诗里的国家 / “叛附无常” / 锡伯族的万里长征 / 所谓的“五胡乱华”	
第三章 柔然	80
第三草原帝国 / “让能人领导我们” / “战神”与“圣女” / 恩将仇报 / 麦积山烟雨 / “屋顶山羊” / 搅乱欧洲	
第四章 白匈奴	93
“白马非马” / 舍我其谁 / 挺进印度 / 心系拜火教 / 也许	

第五章 突厥 100

源头在哪 / 草原梦 / 种植怨恨 / 收获报复 / 不战自乱 / 盗版唐朝 / “儿皇帝” / 再造两个汉朝 / 保加利亚的来历 / 奥斯曼苏丹 / 走近基督教 / 踏平拜占庭 / “欧洲病夫” / 土耳其“救星” / 偶像破坏者 / 德里风雨三百年 / 瘸子帖木儿 / 恒河艳阳 / 秦姬陵 / 鹊巢鸠占 / 孤注一掷

第六章 回鹘 131

血海深仇 / 千里送鹅毛 / 大漠霸主 / “安史之乱”前后 / 唐回联姻 / 被内奸出卖 / 皈依伊斯兰 / 《突厥语大辞典》 / 蒙古女婿 / 香妃的传说 / 左宗棠西征 / 与昨天分手

第七章 乌古斯 151

回鹘的孪生姐妹 / 塞尔柱苏丹 / 拜占庭 / “军事采邑制”的悲剧 / 黑羊与白羊 / 走为上计 / 因为棉花 / 走向独立 / 中国的撒拉族

第八章 黠戛斯 163

还要从李陵说起 / 40个姑娘 / 认祖归宗 / 既弯之,则安之 / 沦落在枪炮下 / 柯尔克孜雄鹰 / 驱散“大突厥斯坦”阴霾 / 吉尔吉斯

第九章 契丹 175

白马青牛的传说 / 开国元勋 / 如日中天 / 巾帼女杰 / 澶渊之盟 / 竭泽而渔 / 苟延残喘 / 远走高飞 / 西辽灭亡 / 与“北极熊”做算术

第十章 鞑鞑 193

远东穴居 / 渤海国 / 阿骨打 / 靖康之变 / 秦桧南归 / 常胜将军 / 历史不忍卒读 / 改革潮 / 努尔哈赤来了 / 反间

计 / 清军入关 / 飞蛾扑火 / 留发不留头 / 盛世阴影 / 垂帘听政 / 甲午惨败 / 戊戌风云 / 女人的大清 / 丧钟敲响 / “小丑”复辟 / 末代皇帝

第十一章 朝鲜族 229

走进远古 / 汉字传入新罗 / 藩属中国 / 万历援朝战争 / 血色移民史 / 中日再战 / 落入虎口 / 中国朝鲜师 / 北纬 38 度线 / 新中国抗美援朝 / 长白杜鹃

第十二章 蒙古 246

传说 / 英雄诞生 / 独步天下 / 接班人的故事 / 蒙哥夺权 / 统一中国 / 忽必烈 / 马可·波罗 / 退回大漠 / 世界帝国梦 / 土木之变 / 北京保卫战 / 南宫复辟 / 三娘子 / 准噶尔“自杀” / 土尔扈特东归 / 伏尔加河西岸 / 蒙古独立解密 / 历史应记住乌兰夫

第十三章 鞑靼 286

草原一霸 / 与蒙古结怨 / 喀山汗国 / “没有鞑靼人的克里米亚”

第十四章 吐蕃 292

追寻史前文明的足迹 / 雏鹰凌空 / 千里姻缘 / 浓尽必枯 / 遥远而悲壮的古格 / 高原福音 / 达赖与班禅 / 不丹与锡金 / 英军进藏 / “麦克马洪线” / 黎明前的黑暗 / 告别过去 / 挑战极限

第十五章 羌 315

牧羊人是汉人的祖先吗 / 中国版“狼来了” / 美人计 / 无戈爰剑的传说 / “去胡来” / 女儿国 / 东进,东进 / “万年秦王” / 好人误国 / 党项羌 / 历史骤然拐弯 / 西夏 / 蒙古与西夏 / 余脉尚存

第十六章 氏 334

内迁 / 氏豪齐万年 / 李寿的“成汉” / 胖子皇帝 / 统一北方 / 淝水之战 / 黑色休止符 / 晚霞夕照 / 周旋生存法 / 被误读的“白马人”

第十七章 月氏 348

印欧人大迁徙 / 败走河西 / 张骞出使西域 / 贵霜崛起 / 超级刺客 / 佛教走廊 / 贵霜灭亡 / 昭武九姓 / 英雄莫问出处 / 逐鹿中原 / 瓦釜雷鸣 / 民族大仇杀 / 侯景之乱

第十八章 乌孙 370

逐梦天涯 / 张骞二使西域 / 扬州美女 / 怒放在西域的铿锵玫瑰 / 改名哈萨克 / 哈萨克抗俄 / 万里无云万里天 / “熊”口夺食

第十九章 回族 383

神秘使团 / 感谢成吉思汗 / 入乡随俗 / 一个民族的诞生 / 世界级航海家 / 另类海瑞 / 腥风血雨 / 跨国长征 / 蒋氏逻辑 / 拥抱太阳

第二十章 越人 398

吴越争霸 / 卧薪尝胆 / 作茧自缚 / 三千越甲终吞吴 / “狡兔死,走狗烹” / 灵渠 / 闽越 / 赵佗与南越 / 千古一女 / 伟大的决定 / 越南独立 / 因为孔雀尾巴 / 重见天日 / 自由的土地 / 湄公河圆月 / 神秘的金三角 / 壮侗语族十姐妹

第二十一章 西南夷 427

来到云南 / 南中大姓 / 三国演义 / 段氏大理 / 挂名君主 / 立足缅甸 / 藏缅语族的兄弟姐妹

第二十二章 濮人 443

夜郎真的自大吗 / 地位下降 / 历史的必然 / 选择沉默 /

“破天荒”的故事 / 袁牢王 / 苗瑶语族三兄弟 / 孟高棉语族三姐妹

第二十三章 楼兰 454

一方绿洲 / 丝路明珠 / 楼兰易名 / 神秘消失 / 石破天惊 / 叩问楼兰

大地的孩子们(后记) 463

第一章 匈奴

一、为什么被称为“胡”

这是一个像秦始皇的身世一样古老的疑问。

但信言不美，真水无香，其答案既不神秘，也不浪漫，更不复杂。要揭开谜底，还需要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民族心理特征着眼。

诞生于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的匈奴，作为一个典型的游牧部落，早期一直踏着季节的鼓点追逐着肥嫩的水草迁徙。这种随时开拔、来回游荡的日子，造就了他们全民皆兵和擅长游击的典型特征。

令人恐怖的是，匈奴军团从不将战利品收归国库。一场战争下来，不仅战俘成为参战者的奴隶，劫掠的财物归参战者所有，而且斩首一颗要赏酒一卮(zhī)，这就为匈奴骑士投入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持续的动力。于是，匈奴人以嗜杀和痛饮为人生之乐，马背上的生活就剩下简简单单的两件事：扬鞭放牧、挥刀杀戮。前者是物质需要，后者是精神追求。

更为残酷的是，从东北到西南的一条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沿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冈底斯山将中国分割为季风区（受夏季风影响的区域）和非季风区。季风区年平均降雨在400毫米以上，适宜种田；非季风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燥多风，只能放牧。气候干旱、牧草枯萎的年份，非季风区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季风区通常有半年积蓄的种田人。零星的袭击渐渐扩大为战争，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这一根本原因导致塞外的牧人与关内的农民沿长城开始了连亘两千年的血腥战争。试想，如果在草原上能够丰衣足食，他们何必冒着生命危险和恶劣的名声到别人的地盘上偷鸡摸狗呢？

但正是这一“不得不”的缘由，使得草原民族受到了中原人长达千年的鄙视和诋毁，被具有文字发明权和史书编写权的中原官僚文人冠以侮辱性的名字。其名称里大多有“犭”旁，就是铁证。

匈奴人在远古时期被中国史书称为“荤粥”(xūn yù)，因为越界抢劫

被中原部落首领黄帝赶到了荒凉的草原，所以在商代又被称为“鬼方”。后来，被西周史学家命名为“獯豸”(xiān yǎn)。当周武王率军渡过黄河进军朝歌之际，獯豸乘虚挺进关中，一度占据了周部落留下的权力真空。多少年后，周宣王才派出大将尹吉甫将獯豸赶走。之后，他们和氐羌一起被泛称为“戎狄”。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了令人恐怖的名称——匈奴。

中原已经对匈奴的骚扰忍无可忍，因而在秦汉时期又给匈奴起了一个含有深刻贬义的名字——胡。而且其他边疆民族也跟着遭殃，居住在匈奴东部的乌桓、鲜卑部落被称为“东胡”，居住在匈奴以西的西域绿洲民族被称为“西胡”，以后“胡人”就成了汉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泛称。

二、万里长城

战国时期，匈奴开始在赵国和秦国北部、东胡开始在燕国北部频繁出没。从此，边关再无宁日。中原王朝的兴衰不再是封闭舞台上自我演绎的故事，互相的对视、冲突、融合，影响着剧情的走向。

追又追不上，防又防不住，因为胡人行动诡异，来去无踪。有人提出能否仿照京城的样子，在国境线上立起一道高高的城墙呢？

此议一出，一片哗然：在万里边境线上修筑城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是要国泰民安，又居然没有任何办法比修筑城墙更为保险。于是，燕昭王、赵武灵王、秦昭王下令分段开工了。

“这哪里是什么城墙，简直就是一道长城嘛！”不知是谁的一句感叹得到公认，“长城”这一边境城墙的美称便诞生了。

看到农人如此惧怕自己，匈奴变得更加忘乎所以。这一点恰恰被一位名叫李牧的赵国将军所利用。李牧的防守步骤是：派出大批人员侦察敌情，一旦发现敌情，立即点燃烽火狼烟。看到警报，军民就在第一时间组织所有人马物品退入坚固的堡垒。数年下来，赵军无任何伤亡，匈奴则一无所获。匈奴认为李牧胆怯，用兵出击更加肆无忌惮，而赵国边兵得到丰厚的供养却未能效力的，无不摩拳擦掌请求出战，其情形犹如绷紧的弓弦。

此时，李牧精选战车 1300 乘、精骑 13000 匹、勇士 5 万人、射手 10 万人暗中演练战术。同时故意放纵边民畜牧，做出毫无防备的假象。匈奴小股骑兵侵入时，赵军一触即溃，抛下数千民众被匈奴俘获。

突如其来的甜头让匈奴人喜不自胜，他们很快下决心大举劫掠。不久，匈奴首领亲自率领大队人马进入赵国边境。

一排排大雁结队南飞，一朵朵白云飘散在天际，秋日的雁门关像一位瞌睡的老人蹲踞在空旷的原野里，零零星星地有几位农民在田野里悠闲地劳作，但雁门大道两边却埋伏着枕戈待旦的近20万赵兵。待匈奴大军进入口袋阵，李牧的伏兵从两侧蜂拥而出。一向“胆怯”的赵军突然变成了“凶神恶煞”，10余万匈奴铁骑成为鬼魂。最终，匈奴首领带着少数亲兵落荒而逃，剩下满地的断肢残骸在肃杀的秋风里风干。

此后，长城卫兵的胡子都白了，也没有再望见匈奴的影子。

直到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匈奴马队才像被风吹皱的一条线般地惊现在边塞。他们在头曼单于（chán yú）率领下，乘秦统一六国决战之机攻占了原属赵国的河套以南地区。

院内的恶狗未灭，怎顾得上院外的豺狼？在无奈和叹息中，秦始皇的噩梦一直持续了六年。六年，对于这位血性十足的年轻皇帝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因而在“安内”之后，他开始疯狂“攘外”。据说还有一个离奇而玄妙的原因，那就是秦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渴望江山永固的秦始皇再次派方士卢生入海寻求仙人指点未来，总是无功而返的方士这次带回了一本《录图书》，这本谶书上记录着一个惊天的秘密：“亡秦者胡也！”（后来此谶歪打正着地应验于秦二世胡亥）于是秦朝针对胡人的行动更加疯狂。

就在这一年，蒙恬率30万秦军以急行军的速度抵达北疆，似旋风一样扑向匈奴的帐篷和马群，将黄河以北的高阙、阳山踏在脚下。逶迤而雄峻的长城内外，黑压压的苍鹰在低空盘旋，因为那里散落着一片片在血迹中喘息的胡马和身首异处的胡人。

终秦之世，匈奴铁骑再也不敢南下牧马。

尽管侵略者被赶跑了，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不卷土重来呢？而他们卷土重来的途径，就是北方诸侯国之间的长城缺口。为了获得一劳永逸的效果，刚经历过七国纷争、地贫人稀的秦王朝，征集79万军民，从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开始，在崇山峻岭之上将秦、赵、燕的古长城连接起来，筑起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正如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挡不住探险者一样，人工砌起的长城怎能挡得住入侵者的云梯？不管气势如何磅礴，它毕竟只是一道城墙，还不足以

让一个王朝安全地躲在它背后度日。况且为了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耗费了无数的生命和财富,人们将战国初年的孟姜女与百年后的秦始皇联系起来,演绎出“孟姜女哭长城”的离奇故事,足可以说明民间对这个工程的全部情感。

如今的长城,如泰戈尔所言,“因残破而展示了生命的力量,因蜿蜒而影射着古老的国度”。它不再只是一条抵御侵略的城墙,它已经深深地植入国人的心中,幻化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国有危难时,它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呐喊;改革开放中,它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它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志。长城是一首沉雄浑厚、大气磅礴的史诗,是一种坚忍不拔、砥砺奋进的标志,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昭彰日月的图腾。

三、废长立幼

“废长立幼”是个敏感的历史话题,因为长子继承是铁定的祖制,古今中外世袭王朝包括今天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莫不如此。

但一个匈奴人却不信这个邪。

他姓挛鞮(luán dī),名头曼,是一个如秦始皇一样满脑子改革思想的人。他不仅将军事驻地命名为“头曼城”(今内蒙古包头境内),而且自称“匈奴单于”,全称为“撑犁孤涂单于”,相当于汉语的“天子”,跟埃及法老自称“太阳之子”类似。

单于的权力一如中原的皇帝,说一不二,至高无上,骏马任骑,臣民任杀,美女任娶。正因如此,围绕其继承权展开的争夺从未停止过,一不留神就会演化出父杀子、子弑父,兄灭弟、弟害兄的悲剧。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一个单于就在继承权问题上独出心裁。习惯了为所欲为的头曼想让爱妾所生的幼子成为继承者,于是把长子冒顿(mò dú)(意为英雄)送到月氏做人质——国家之间相互滞留对方的皇室成员,以此作为互不侵犯的保证。更过分的是,他居然在爱妾的挑唆下故意向月氏进攻,逼着对方撕票。

生死关头,早有防备的冒顿成功地盗窃了一匹骏马逃出月氏边境。千钧巨石的重压没能阻止一颗小小的种子发芽,这是英雄的特点。

多事的东风冉冉地来到草原。单于廷的大穹庐内荡漾着无尽的春意,爱妾正一杯接一杯地向头曼敬酒,因为按照正常的规律,月氏很快就

能传来冒顿的死讯，她年幼的儿子将成为唯一的单于继承人。可是她等来的，却是冒顿像一尊凝固的雕塑一样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披着满身的风尘出现在帐前。

也许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后悔，也许为长子的英雄气概所触动，头曼暂时将废长立幼的计划搁置下来，并且给了长子1万兵马。

显然，父亲低估了有着鹰隼般深邃目光的长子。冒顿在获悉父亲此前的真实意图后，开始对父亲恨之人骨，父子之间的亲情早已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剥蚀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鸡下了蛋，蛋就不属于鸡了。

冒顿发明了一种骨箭，上面穿着孔，在发射时可以发出刺耳的声音，他把这种用于发号施令的响箭命名为“鸣镝”。他命令部下：“鸣镝射什么，你们就射什么，不服从命令的立即处死。”冒顿先后把鸣镝射向自己的良马和妻子，不敢跟射的部下被全部处死。过了一些时候，冒顿用鸣镝射父亲的坐骑，部属们不敢再不跟射，头曼的宝马在顷刻间就被射得如同刺猬一般。冒顿知道自己已经训练成功，于是在秦二世胡亥元年（前209）的一次狩猎中，果断地把鸣镝射向自己的亲生父亲。头曼——草原帝国的第一位单于稀里糊涂地死在了乱箭之下，因废长立幼导致的弑父的惊天奇谋闪电般成功。算起来，头曼仅仅比他的对头——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多活了一年。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罪犯残杀第一个人时是最困难的，但只要开了先例，杀下去就不存在心理障碍了。冒顿一不做，二不休，把继母、弟弟连同父亲的亲信一起杀掉，一身轻松地自立为单于。

至此，匈奴人对废长立幼惯例的挑战以血腥而告终。废长立幼不管成功与否，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导致流血冲突。因为当事人一旦面对继承权的诱惑，往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很少有人翻翻血腥的历史，想想可怕的后果，停下贪婪的脚步。

往事尚未忘却，悲剧一再重演。冒顿后母和同父异母弟弟的哭声还未消散，邻近的汉朝另一幕废长立幼的悲剧已经开演。汉高祖刘邦娶了年轻的戚夫人，她不仅生得花容月貌，而且是西汉初年的歌舞名家，擅跳一种“翘袖折腰”的舞蹈，引得刘邦魂不守舍。她生了儿子如意后便怂恿刘邦废长立幼。刘邦几次动议更换太子，却都因为群臣的激烈反对而搁置。与历史惊人相似的是，作为靠山的刘邦一死，他们母子的倒霉日子就开始了。太子刘盈即位不久，吕后就派人剪去了戚夫人的头发，将沉重的

铁链套在她的脖子上，罚她像奴隶一样天天在永春巷舂米。这位祖籍山东定陶的女人生性倔犟，她一边舂米，一边用柔美的歌声倾吐满腔的怨恨：“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相伍！相离三千里，谁当使告汝！”歌声传到吕后耳中，已被封任赵王的如意被毒死，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灌上哑药，扔进厕所做了“人彘(zhì)”。

四、最强盛的匈奴

每一朵鲜花都应乐于为自己的果实而自动凋谢。

如果头曼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不会感到死得冤枉，因为儿子很快就用超人的智慧和滴血的马刀实现了他未及的梦想。冒顿创立了政治军事二元体制，在单于之下，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左右屠耆王掌管地方行政，左方管理东部，右方管理西部，单于直接管理中部。除单于亲自统领军队外，从左右贤王、谷蠡王、大将、大都尉到左右大当户也都分别统军作战。统领万骑的24个军事首领被称为“万骑长”，万骑以下设置千骑长、百骑长、十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完整而严密的军政体系建制正式定型。

人的激情不在于爆发，而在于控制。冒顿显然具备了这种非凡的控制力，并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受益。

冒顿弑父自立的消息传到东胡，自称长辈并自恃强大的东胡大人居然义愤填膺，派出特使向冒顿兴师问罪，并公开索要老单于头曼的千里马。冒顿在自己的大帐中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家齐声反对：“我国只有一匹千里马，怎能轻易送人！”但冒顿面无表情地说：“怎能为了一匹马而得罪邻居呢？送给他们吧。”

过了数旬，东胡大人又得寸进尺，要求冒顿将最宠爱的阏氏(yān zhī)送给他为妾。大臣们怒发冲冠地说：“东胡简直无礼透顶，请求单于立即兴兵讨伐！”冒顿却平静地摇头说：“怎能为了一个女子得罪一个邻国呢？把我的阏氏送给他好了。”

大臣们开始大惑不解了，许多人还在私下里怀疑起冒顿的能力；对手也开始得意忘形了，想不到连父亲都敢杀的冒顿竟然如此软弱可欺！于是东胡大人日间驾良马驰骋，夜间与美人偎抱，丝毫不加防备。只有忍气吞声的冒顿清醒异常，因为他那坚定的表情和深邃的眼神告诉我们，一个酝酿已久的阴谋即将实施。

几个月后,已经肆无忌惮的东胡大人又派人索要两国之间的空地。冒顿再次召集大家商讨对策。有了前两次让人看不懂的经历,大臣们无所适从了,有的说可以送地,有的说不能退让,有的则不置可否。此时的冒顿却拍案而起,高声怒喝道:“土地是国家根本,怎能随便送人?!”主张送地的大臣被推出帐外斩首。

一个风高月皎的夜晚,一群群志在必得的骑兵拎着寒光闪闪的马刀,突然出现在东胡边境。在写满象形文字的月光里,不可一世的东胡大人瑟瑟发抖地匍匐在冒顿的脚下。那一刻的冒顿,眼里没有一丝的怜悯和温情。他剥下这位仇人的脑袋,做成了自己专用的尿壶。

此后,他向北击败了浑庾(yǔ)、屈射、丁零诸部,拓地远达贝加尔湖;向西赶走了在河西走廊驻牧的月氏,使楼兰等 26 个西域国家臣服;向南征服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夺取了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

一个幅员辽阔的草原帝国正式诞生。

这使我想起了中国古人的策略:“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也想到了一位西方哲人对一个国际性宗教教义的修正:“有人要打你的右脸,你可以给他;但他又要打你的左脸,你可以回他一个耳光,因为容忍的结果是他完全有可能会卸掉你的左腿和右腿的。有人要拿你的外衣,你可以给他;但他又要你的内衣,你不妨连外衣也抢回来,因为容忍的结果是他完全有可能扒你的皮。”冒顿不可能听说过这些话,但他比谁都明白这些道理。他的故事的精彩程度丝毫不逊色于五百年前郑庄公对付“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弟弟共叔段的故事。

五、和亲的由来

冒顿同秦皇汉武等有为皇帝一样,胸中奔涌着火山般的激情。汉高祖刘邦六年(前 201)秋,冒顿逼迫驻守马邑(今山西朔县)的韩王信投降,然后跨越长城占据了晋阳(今山西太原)。

兵败的消息雪片般飞到不远处的长安,处于童年时期的西汉帝国受到强烈震撼。第二年初冬,刘邦亲率 32 万步兵迎击匈奴,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在所难免。

在太原附近两战两胜后,刘邦不顾天寒地冻、后援不继以及大臣娄敬的苦苦劝谏,随同先头骑兵部队乘胜追击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以东的白登山(今名采凉山)。

这是个优美的去处，疯长着名目繁多的古树。眼下尽管已是万木凋敝的冬日，但头顶上是一碧如洗的蓝天，脚下是层层叠叠的霜叶，连光秃秃的树枝也在点头微笑。在如刀的寒风里，刘邦却没有感觉到一丝寒意。

记得美国西点军校有一条军规：如果你的攻击很顺利，那你一定是中了圈套。果然，踌躇满志的刘邦连同汉军先头部队不知不觉地步入了冒顿的陷阱，被40万匈奴骑兵重重围住，被围部队与后续步兵的联系也被切断，刘邦七天七夜无法脱身。

情急之下，刘邦采纳了谋士陈平的计策，暗中派人用珠宝贿赂冒顿的阏氏。财迷心窍的阏氏给冒顿刮起了枕边风：“你围住汉帝不放，汉兵能不拼死来救吗？再说我也不习惯这里的气候，还是与人为善撤兵回国吧。”

也许是枕边风发挥了作用，也许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没有及时赶来会合使冒顿有些心虚，第二天一早，被一夜温柔折磨得睡眠惺忪的冒顿下令解开重围的一角，刘邦得以趁大雾弥漫仓皇而逃。

刘邦从此变得冷静而现实起来，他释放被拘禁的娄敬（后被赐姓刘），并耐心听取了这位大臣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和亲。作为一种绥靖政策，娄敬的解释是：“冒顿单于作为弑父凶手，只认识武力。降服他的唯一办法是把汉朝公主嫁给他，嫁妆一定要丰厚。他既然用不着抢劫就能得到大笔财富，自然也就不必发动战争，况且作为汉朝的女婿是不能与岳父作对的。将来公主的儿子继任单于，就是汉朝的外孙，就更不可能与外公作对了。”

似乎“茅塞顿开”这个词就是专门为这一时刻的刘邦量身打造的。他立即下令自己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改嫁匈奴。尽管女儿因为母亲吕后的阻挠未能成行，但刘邦还是将一位家人子收为公主，嫁给了匈奴单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和亲”政策的由来，也是世界上“以女人换和平”的最原始版本。

没想到这个本属无奈的发明给枯燥无味的民族交往史平添了一抹玫瑰色，也引发了许多或美丽或悲凄的传奇故事。从此，进入史书的女人不再只有皇后、嫔妃和公主，也有了许多的冒牌公主，如细君、解忧、昭君、文成。

再不凡的英雄也跳不出他所处的时代，也跳不出人性的弱点，更何况冒顿其实和他的前辈没有多少区别。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学会了用书信侮辱别人。汉高祖驾崩，吕后听政时，冒顿竟修书一封，要求迎娶寡居的